

皇清經解續編

皇

清

經

解

集

編

皇清經解卷四百七十四

學海堂

四書考異

仁和翟教授顯著

孟子公孫丑下

天時不如地利二句○尉繚子戰威篇故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又武議篇引此二句亦斷之曰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

按尉繚與孟子同時兩述斯言皆以聖人稱之荀卿王霸篇亦云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斯言也孟子之前應曾見古別典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二節○晉書段灼傳疏曰臣聞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五里之郭圉圉而攻之有不剋

者此天時不如地利城非不高池非不深穀非不多兵非不利
委而去之此地利不如人和 尉繚子天官篇今有城東西攻
不能取南北攻不能取四方豈無順時乘之者耶然不能取者
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若城下池淺守
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

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孟子音義曰至或作主畔與叛同 尚
書古文訓引孟子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寡助之至親戚畔之上
下易置 魏泰東軒筆錄錄孫思恭爲神宗講孟子事亦以四
語易置

今日弔○宋本作今以弔 注疏本日亦作以

按疏曰以理推之孟子所弔問必齊之賢大夫也如非大夫

之等亦何由而弔之哉愚謂孟子所重賢而已矣何必定大
夫韓詩外傳云齊有東郭先生梁石君不詘身下志以求仕
世之賢也孟子所弔梁石君應其人爾

有采薪之憂○禮記曲禮下篇辭君以疾言曰某有負薪之憂
文選阮嗣宗奏記注引孟子作負薪之憂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儀禮鄉飲酒疏引孟子不得已而
朝之宿於大夫景丑氏之家

按漢藝文志有景子三篇列儒家者流此下稱景丑爲景子
其言父子主恩君臣主敬及引禮父召君召諸文頗有見于
儒家大意景子似卽著書之景子也孟子宿于其家蓋亦以
氣誼稍合往焉

君臣主敬○宋石經敬諱作欽下皆倣此

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云爾○鄭世威經書答問編曰十字舊作一句讀非也是何足與言仁義也作句云爾二字讀斷云是說爾是如此還屬下

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禮記曲禮上篇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 又玉藻篇父命呼唯而不諾走而不趨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不俟車 儀禮疏引孟子不俟駕下有而行二字

固將朝也二句○儀禮疏也作矣王作君

宜與夫禮○音義曰與丁音餘亦如字 書齋夜話曰宜與之

與音歟古者歟字皆作與字宜歟即可乎之謂當以與字絕句

不當連下文

吾何慊乎哉○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吾何慊也 集註曰慊

或作嘽

按呂氏春秋魏文侯曰段干木光乎德寡人光乎地段干木
富乎義寡人富乎財吾安敢驕之與此語意相同文侯嘗受
經藝于子夏宜得聞曾子言也嘽字義見穀梁傳穀不升謂
之嘽彼注云嘽不足貌

夫豈不義而曾子言之○盡心下篇章指作豈有非義

爵一齒一德一○周禮大宰注引孟子曰天下之達尊者三曰

爵也德也齒也 儀禮鄉飲酒禮注引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

爵也德也齒也 李文公集答梁載言書引孟子曰天下之達

尊三日德爵年

朝廷莫如爵三句○莊子天道篇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

故將大有爲之君○後漢書楊秉傳曰明王之世必有不召之臣用此語而以意變文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集註考證曰韓文公引此語作今之諸侯無以大相過者亦以意變文

陳臻問曰章○論衡刺孟篇陳臻問曰於齊王歸兼金一百鎰而不受於宋歸七十鎰而受於薛歸五十鎰而受取前日之不受則今日受之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君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

以費辭曰歸費予何爲不受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爲兵戒歸之備乎予何爲不受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歸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則今日之受非也○後漢書張衡傳注引作今日受之非也與論衡同

按張衡云意之無疑則兼金盈百而不嫌辭孟軻以之亦誤蓋所不辭乃七十五非一百也

行者必以贐○文選魏都賦赭白馬賦醺曲水詩三注引孟子贐字皆作費後漢書注引孟子子將遠行遠行必以贐

辭曰餽贐○說文繫傳費字下云孟子歸費是也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風俗通義窮通卷孟子絕粮于鄒薛困

殆甚所云戒心當卽絕粮時

凶年饑歲○宋石經宋刻九經舊趙注本饑字皆作飢

幾千人矣○音義曰幾丁蟻祈二音

孟子謂蚺鼃曰○楊桓六書統引石經孟子作蠹鼃

按此蜀石經也晁公武作石經考異言孟子文不同者二十七科今惟頻顙一科見讀書志餘皆不傳此蠹鼃字可以備補一闕

有官守者四句○漢書谷永傳臣聞事君之義有言責者盡其忠有官守者修其職 王臨川集諫官論引孟子以言責二句處官守二句上

則吾進退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文選西征賦任好綽其餘

裕注引孟子曰吾進退豈不綽然有餘裕哉

葬於魯○閭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曰考今孟母墓碑墓在鄒縣北二十里馬鞍山陽却非魯地疑古爲魯地猶魯鄆邑今亦在鄒縣界內二國密邇左傳云魯擊柝聞于邾是已

使虞敦匠事○章句曰敦匠厚作棺也事嚴喪事急以匠字句事字連下嚴字爲句 孟子雜記曰王柏讀敦匠事句

按集註文似已讀敦匠事爲句未必始改自王氏也然韻書敦字凡十二義未嘗有以董治訓者

中古棺七寸三句○禮記喪大記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棨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士棺六寸按棨屬俱在棺內棨在棺外上下大夫俱有屬無棨士并無

屬椁則雖庶人有之檀弓孔子爲中都宰制四寸之棺五寸之椁禮家據此爲庶人之制庶人有椁則自士以上俱得有椁可知此云棺七寸乃約上下大夫之中云椁稱之乃視庶人椁加二等亦是七寸而云自天子達於庶人則於記難強通矣或者虞夏殷制與周不同得之爲有財○集註曰或曰爲當作而集註考證曰爲當一讀謂禮制所得爲也不必改作而

按檀弓子思與柳若論喪禮曰吾聞有其禮無其財君子弗行也有其禮有其財無其時君子弗行也孟子此言乃卽受之於子思者得之爲猶云有其禮

且比化者○孟子雜記曰宣城張師曾云化疑當作死蓋字之

訛缺也吾儒止言變化融化之類未嘗云死爲化也以死爲羽化坐化者佛老之說也

於人心獨無皎乎○音義曰皎音效丁音皎 廣韻皎字下云胡敎切出孟子蓋以皎字爲皎

吾聞之也○宋本宋石經舊趙注本注疏本俱無也字

沈同以其私問曰○音義曰沈音審或作沉誤

子噲不得與人燕二句○戰國齊策注引孟子曰子噲无王命而私與子之國子之无王命而擅受子噲國 史記燕世家燕噲三年子之相燕貴重主斷蘇代爲齊使於燕子之遣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壽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于許由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

下今王以國讓于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與堯同行也燕王
因屬國于子之子之南面行王事而噲老不聽政顧爲臣國事
皆決于子之

有仕於此○論衡刺孟篇述文仕作士 鄭厚藝圃折衷引亦
作士 四書辨疑曰觀夫士也亦無王命亦字文勢仕士本是
一箇字此仕當作士傳寫之差也

按禮曲禮士載言注曰士或爲仕周禮載師以宅田士田賈
田任近郊之民注曰士讀爲仕後漢書趙壹傳昔人或思士
而無從注以思士爲孟軻蓋亦以士讀仕仕與士古多通用
不必定傳寫差

私與之吾子之祿爵○論衡無吾字祿爵作爵祿

勸齊伐燕○朱子語錄曰孟子此章誠爲未盡何以異於是之下合更說是弔民伐罪不行殘虐之王方可以伐之如此方善又孟子居齊許久伐燕之事必親見之齊王乃無一語謀于孟子而孟子亦無一語諫之何也想必孟子亦必以伐燕爲是但不意齊師之暴虐耳史記鄒人孟軻勸齊伐燕云此湯武之舉也想承此誤然亦有不可曉者

接近儒俱以疑孟一事短司馬子而尊信孟子者莫朱子若矣今觀司馬子作通鑑首錄孟子對梁惠黜儀衍諸言於伐燕一節確信孟子爲宣王事寧移年就之而不肯漫從史記朱子則云想湣王後來做得不好門人爲孟子諱故改宣王又云此章言誠未盡想孟子亦必以伐燕爲是則朱子亦曷

嘗以此書爲盡無疑哉蓋孟子書爲門人錄定間有小失其
本意處信其大段之可信疑其一二節之可疑兩賢皆以至
公至平之心反覆詳察以期其垂萬世而無弊未有一毫同
門異戶之形迹也戰國策田臣思謂齊王曰是天以燕賜我
也儲子謂齊王曰因而赴之破燕必矣勸伐者齊固有人乃
田臣思與儲子耳若孟子則不特不勸且嘗有語以諫之矣
何以驗之驗之于下章也惟孟子諫王而王不聽故燕人之
畔王獨甚慙於孟子儻孟子亦以伐燕爲是則孟子方且有
慙於王王又何所慙哉至史記文武之言則因前篇取之而
燕民悅數語誤不必更糾於此

沈同問燕可伐與至何爲勸之哉○論衡沈同問問作曰彼然

而伐之也無也字彼如曰孰可以伐之無彼字兩則將應之曰各無將字何爲勸之哉哉作也

陳賈曰○離婁下篇非禮之禮注陳質娶妻而長拜之音義曰質本亦作賈

按此一事便可見陳賈之諂鄙性成矣賈質字下俱從貝形略相似宜致傳寫別

王自以爲與周公孰仁且智○孔叢子儒服篇子高任司馬父爲將于齊與燕戰而敗齊君曰以子賢明故信子也答曰君知穿孰若周公齊君曰周公聖人而子賢者弗如也子高曰以臣之知父孰若周公之知其弟齊君曰兄弟審於他人子高曰夫以周公之聖兄弟之審而猶失於管蔡明人難知也穿何慙焉